

春天还没有揭开面纱。你看到的，依旧是冬日的硬朗。虽然风变得轻柔，温度也在上升，但春日迟迟，只等着一场春雨的滋润。有了春雨，真正的春天才会君临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你别小瞧这春雨，“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……”看似柔弱无力，却惊醒了一个春天，让树叶绿得发亮，“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”

早春的雨，韩愈看到过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早春的雨，杜牧看到过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早春的雨，陆游看到过：“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

“雨水洗春容，平田已见龙。祭鱼盈浦屿，归雁回山峰。云色轻还重，风光淡又浓。向春入二月，花色影重重。”这雨，就是为生长而来的。关于这一点，聪明的先贤早作了阐释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

水为生命的源泉，西方人认为水是神的恩赐，“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

遇雨则吉。刘向《说苑·权谋》载，武王伐纣，风霁而乘以大雨，

过年时，母亲指着屋檐下的耙，对我说：“光儿，你把这个耙扛到三楼去吧，以后可以当个梯子用。”我点点头，扛起耙慢慢上了楼，转弯的时候，我看到母亲的眼睛盯着我肩上的耙，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光。

耙是犁耙的耙，也是耙地的耙，所以它既可以是名词，也可以是动词。耙作为名词，是一个大约2米长，0.5米宽的木架子，木架子下面有两排长短相同的耙齿，那些耙齿是用来粉碎大块土坷垃的，这也是耙作为动词的体现。

最早接触耙应该是在我七八岁的春耕时节。父亲犁完一块地，就把犁子放到板车上，取下耙，放到刚犁好的地里，套上老牛。那时候我家有两头老牛，它们是搭档，一起犁地，一起耙地。一切就绪后，父亲站到耙中间，脚踩在耙两边的木框，喊了一声：“驾——”两头老牛齐头并进向前，那一刻，我觉得父亲太威武了。他的左手握着牛的缰绳，右手握着一根鞭子，老牛向前冲，父亲像一个会飞的大侠，又好像在大海里冲浪一般，只是他的脚下不是大海，而是大地。我和妹妹都拍着手笑，母亲也开心地笑着。

等父亲在地里“飞”了一个来回，我大声地喊：“爸爸，我也要飞。”妹妹听我这么说，她也大声喊：“爸爸，哥哥要飞，我也要飞。”父亲冲着老牛喊了一声：“吁——”老牛很听话，当时就停下来了。

父亲从耙上下来，我和妹妹早就跑过去了。父亲让我和妹妹一起

春风化雨(外一篇)

任崇喜

水平地而嗒。散宜生谏阻说：“此其妖欤？”武王回答说：“非也，天洒兵也。”中国古人认为，天降雨是上天的赐福，把久旱之后的雨称为“甘霖”。

“雨水不落，下秧无着。”“雨水有雨庄稼好，大春小春一片宝。”这个季节的农人，最能体会到春雨贵如油的意义。这个季节的雨分外稀疏，古人认为，天人合一，久旱无雨是人间有大冤的征兆。久旱之地的人们，往往要拜龙王求降甘霖。“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也。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。诛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时雨降，民大悦。”古代的贤良大臣，一旦遇到久旱之事，一方面会代民祈雨，一方面会为民申冤，为的是盼春风化雨。

有了雨的召唤，那些酣睡在地底的草木耳朵才能被唤醒，内心的梦想才能萌动。迷迷蒙蒙的春雨落下，生起一层轻烟，有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“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然兴之矣。”这雨，让人在凄冷中感知春意、望见万物生。东风浩荡，春雨绵密，春阳轻柔，如此上佳的氛围，怎不让人急切与她亲近，接受她的抚慰，接受她的洗

礼？这比春燕来得早的春雨，能让一枝枝枯柳在一夜间清醒过来，在早晨初升的阳光下，向人们抛来一个个媚眼。

“雨滴草芽出，一日长一日。”自这场春雨过后，大自然会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开幕式，草木一天一个样，茁壮成长，写就一派春和景明景象，春花、春雨汇聚。

“春雨足，染就一溪新绿。柳外飞来双羽玉，弄晴相对浴。楼外翠帘高轴，倚遍阑干几曲。云淡水平烟树簇，寸心千里目。”春雨足，端的是好一幅《细雨润春图》。

卖花声里

春天是百花的佳期。东风吹拂，暖阳普照，百卉有约，次第绽放。花木扶疏，色相殊异，亮了人们的眼。

有花开，就有花卖。这时节，卖的是什么花？

多是杏花。不是吗？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这是62岁的陆放翁在临安写下的。清人这样点评：“小楼深巷卖花声，七字春愁隔夜生。”

“春色方盈野，枝枝绽翠英。依稀映村坞，烂漫开山城。好折待宾

客，金盘衬红琼。”在古代，杏花素有“艳客”之美誉。《瓶花谱》将杏花列为四品六命，曹雪芹称杏花为“瑶池仙品”。在唐代，同榜及第的进士们要到杏园集会，举办探花宴。在北宋，新科进士参加琼林宴，以争戴杏花为荣。

“斜插，杏花，当一幅横披画。”早春二月，杏花花繁姿娇，占尽春光。因此，才有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的清丽，才有“红杏香中，绿杨影里，画桥春水泠泠。深沉院满，风送卖花声”的婉约，才有“芳草如云，飞红似雨，卖花声过”的惆怅。

“湖边柳色渐啼莺。才听朝马动，一巷卖花声。”那是怎样的年代呀！

现在，还有人卖杏花吗？不曾见过。郊游乡间，杏花寻常得见，谁会去卖它？又有谁会去买？

卖的还有什么花？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孟元老给我们描绘过：“是月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芍药，棣棠木香，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”那位风流皇帝，也在《宫词》中记录过：“娇云溶漾作春晴，绣毂清风出凤城。帘底红妆方笑语，通衢争听卖花声。”如果没有这些文字，我们何以知晓，这座城千年前的市井烟火，原是如此动人。

在《昭君怨·卖花人》里，蒋捷说“担子挑春虽小，白白红红都好”，与王禹偁说的“春在卖花声里”，都是神来之笔。

牛不累了，让你们多飞一会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们都乖乖地从耙上下来了，心里不由得对明天有了期待。

当天晚上，我喂牛的时候，偷偷地在牛槽里多放了两瓢饲料，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牛头，对它们说：“你们多吃点，明天带我们多飞一会。”老牛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竟然冲我点点头。就在我得意地嘿嘿笑的时候，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了，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光儿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”

第二天，父亲没有食言，我和妹妹在耙上飞了好几圈，只是小伙伴都没有来看我们飞，因为他们都在旁边的地里，他们的父亲也带着他们飞呢。我们不停地喊对方的名字，老牛也加快了速度，好像在和旁边的老牛比赛一样。整个田野里俨然一副热火朝天的场景，父母笑，孩子闹，老牛哞哞叫，那欢快的场景一直持续到天黑为止。

我把耙放到三楼的储物间里，慢慢下了楼，我看到母亲用手理了理花白的头发，眼睛在盯着墙上的相框。那一刻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耙上的春天

黄廷付



大地春色 汤青 摄

上了耙，他笑着说：“光儿，你们俩可不能像我那样飞，你们只能蹲在耙上飞。”接着，我们按照父亲的要求，一个蹲在左边，一个蹲在右边，我们的双手抓住耙的两边。父亲依旧站在中间，他像刚才那样喊了一声：“驾——”只是这一声没有第一次喊得那么响亮。果然，老牛听懂了父亲的话，速度也没刚才快了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依然大声地叮嘱父亲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当心啊！”我们大声地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

我们要飞了。”我们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出很远，在田野和村庄之间回荡着。

很快，我和妹妹在地里飞的消息就传到小伙伴的耳朵里了，他们都跑过来看我们飞。当我们在地里飞了一圈后，又来到母亲旁边，父亲让我们从耙上下来，我和妹妹都有些不情愿。父亲说：“老牛给咱们犁地，耙地，它们也很辛苦，你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老牛的痛苦上，等明天不犁地，只耙地，老

